

浮生六記



大鐘圖書供應社發行

新式標點
浮生六記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『事如春夢了無痕，』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關雎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夭，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卽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旣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。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簾中得琵琶行，揆字而認，始識字，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『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』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甯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。告母曰：『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』母亦愛其柔和，卽脫金戒指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，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爲已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雅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綿態，令入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詢其故，笑曰：『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，堪師者，敲成之耳。』余戲題其籤曰：『錦囊佳句，』不知天壽之機，此已伏矣。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饑索餌，婢媼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，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衡呼

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及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專待汝堵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譁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卺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煖而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廿四日爲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即爲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拇戰輒北，大醉而臥。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嫗睡於床下。芸卸妝尙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」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嫗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。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忖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，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尙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嬾惰耳。」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觀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尙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時到館，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

淚；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『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。』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。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快快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成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，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『我取』，取『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』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往來不絕，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夏於此，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教以射覆爲令，自以爲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』余曰：『國策南華，取其靈快；匡衡劉向，取其雅健；史遷班固，取其博大；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董策對，庾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』芸曰：『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』余曰：『唐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。卿愛宗何人？』芸發議曰：『杜詩錘鍊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』余曰：『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』芸曰：『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，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』余笑曰：『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』芸曰：『妾尙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釋。』余曰：『何謂也？』芸曰：『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』余笑曰：『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爲卿壻，卿與『白』字何其有緣耶？』芸笑曰：『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。』（吳音呼別字爲白字）相與

大笑。余曰：『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』芸曰：『楚辭爲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。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錄，似覺相如爲最。』余戲曰：『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』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。芸若腐儒迂拘多禮，偶爲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：『得罪。』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，曰：『卿欲以禮縛我耶？』語曰：『禮多必詐。』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『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』余曰：『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』芸曰：『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』余曰：『前言戲之耳。』芸曰：『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令人鬱死。』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爲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，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『何處去？』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爲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，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爲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，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『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！』斯言誠然歟！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鐫『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』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爲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『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日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？』余曰：『納涼玩月到處有之，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闥，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。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』未幾燭燼，月沉，撒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鬼節。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。芸愀然曰：『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』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隄蓼渚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，曰：『想古人以

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『芸乃止笑曰：『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脅肩諂笑。』余曰：『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』芸曰：『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』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。倚窗對酌，酒未三盃，忽聞橋下閨然一聲，如有人墮，就窗細囑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河間灘有隻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即言。芸曰：『噫！此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』不禁毛骨皆悚，急閉牕，攜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盃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，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，以芸年半新婦，未嘗一室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。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一嫗，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，過石橋，進門，折東曲徑而入，疊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爛然。隔岸名近山林，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，時正誼書院猶未啓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，少焉，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『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？』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結隊而遊，名曰『走月亮』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。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，王二姑、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。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『俟妹子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』俞曰：『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』芸與王微笑而已。時爲吾弟啓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爲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別等

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。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。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。余曰：『何不快乃爾？』芸曰：『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。』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『此深於情者也。』俞曰：『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』芸曰：『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』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，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『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爲古致。』余曰：『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』王曰：『嫂果愛此，我爲拾之。』卽向守墳者借蓆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：『善！』卽收之。余曰：『否！』卽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『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』芸且揀且言曰：『我聞山果收獲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』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『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』歸途遊戈園，稗綠嬌紅，爭妍競媚。王素慙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『旣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爲？』王曰：『不知痛癢者何害？』余笑曰：『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爲花洩忿。』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池，以蓮鉤撥入池中曰：『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』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，余調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繒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，喜用茶泡，食芥瀹乳腐，吳俗呼爲臭乳腐，又喜食瀹蝦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『狗無胃而食羹，以其不知臭穢。蜣螂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蟬耶？』芸曰：『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君家，已如蜣螂化蟬，猶喜食之者，不忘本也。至瀹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』余曰：『然則我家係狗寶耶？』芸窘而強解曰：『夫糞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，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，此猶無鹽。』

貌醜而德美也。』余笑曰：『卿陷我作狗耶？』芸曰：『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』以箸強塞余口，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，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。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，亦鮮美。以滷瓜搗爛拌滷腐，名之曰雙鮮醬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『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』芸曰：『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』

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妝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嫗旁惜之。芸曰：『凡爲婦人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爲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？』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。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『斷簡殘編』。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粘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予全好而捲之，名曰『棄餘集賞』。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不憚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，舊鄰馮嫗每收亂卷賣之，其癖好與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『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爲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亦不快哉。』芸曰：『此何難？俟妾鬢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地近之虎阜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偕遊。』余曰：『恐卿鬢斑之日步履已艱。』芸曰：『今世不能期，以來世。』余曰：『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爲女子相從。』芸曰：『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』余笑曰：『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，若來世不昧今日，合卺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』芸曰：『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，亦須仰藉神力，盡繪一像祀之。』時有茗谿戚柳隄名遠，喜寫人物，倩繪一像，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姻緣簿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中，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於首，懸之內室。每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。『他生未卜此生休』，兩人癡情，果邀神鑒耶？

遷倉米巷，余額其臥樓曰賓香閣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牕對

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切芸懷。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，埂巷之北，繞屋皆菜圃，編籬爲門。門外有池，約畝許，花光樹影，錯雜籬邊。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屋西數武，瓦礫堆成土山，登其巔可遠眺，地曠人稀，頗饒野趣。嫗偶言及芸，神往不置，謂余曰：『自別滄浪，夢魂常繞，今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嫗之居乎？』余曰：『連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。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可居，卽襆被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』芸曰：『恐堂上不許。』余曰：『我自請之。』越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爲四，紙牕竹榻，頗有幽趣。老嫗知余意，欣然出其臥室爲賃，四壁糊以白紙，頓覺改觀。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鄰僅老夫婦二人，灌園爲業，知余夫婦避暑於此，先來通慇懃，并釣池魚，摘園蔬爲饋，償其價不受。芸作鞋報之，始謝而受。時方七月，綠樹蔭濃，水面風來，蟬鳴聒耳。鄰老又爲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，登土山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『獸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』之句。少焉，月印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籬下。老嫗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酌，微醺而飯。浴罷，則涼簾蕉扇，或坐或臥，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。三鼓歸家，週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籬邊倩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醵對菊，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『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遠屋菜園十畝，課僕嫗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畫我繡，以爲詩酒之需，布衣菜飯，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』余深然之。今卽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離余家半里許，醋庫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，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衆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陳設，以較勝負。日惟演戲，夜則參差高下，插燭於瓶花間，名曰花照。花光燈影，寶鼎香浮，若龍宮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簫歌唱，或煮茗清談，觀者如蟻集。簷下皆設欄爲限，余爲衆友邀去，插花布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，豔稱之。芸曰：『惜妾非男子，不能往。』余曰：『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爲男之法也。』

「於是易髻爲辮，添掃蛾眉，加余冠，微露兩鬢，尚可掩飾，服余衣長一寸又半，於腰間折而縫之，外加馬褂。」
「脚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，小大由之，購亦極易，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，不亦善乎？」
「餐後，裝束既畢，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，忽變卦曰：『妾不去矣。爲人識出，既不便，堂上聞之，又不可。』」
余慙慙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，卽識出，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現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來，焉得知之？」
「芸攬鏡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強挽之，悄然逕去。遍遊廟中，無識出爲女子者，或問何人，以表弟對，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，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庭後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通款曲，身一側，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。旁有婢媼怒而起曰：『何物狂生，不法乃爾！』余欲爲措詞掩飾，芸見勢惡，卽脫帽翹足示之曰：『我亦女子耳。』相與愕然，轉怒爲歡，留茶點，喚肩輿送歸。」

吳江錢師竹病故，吾父偕歸，命余往弔。芸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，妾欲偕往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，得卿同行固妙，但無可託詞耳。」芸曰：「託言歸寧。君先登舟，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，與卿待月乘涼，以續淪浪韻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，攜一位先胥至江渡口，登舟而待。芸果肩輿至，解纜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，水天一色。芸曰：「此卽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。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。」閒話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余登岸拜奠畢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。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者魚與捕魚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余拍其肩曰：「羅衫汗透矣。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曰：「欲捕逃耳。」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烏猶未落也。舟牕盡落，清風徐來，絢扇羅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籠煙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盃酒交，人頗不俗。招之與芸同坐。

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爲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觴政儂頗嫺習，從未聞有斯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卽譬其言而開導之，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，我有一言作譬，卽瞭然矣。」芸曰：「君若何譬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。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捶余肩曰：「汝罵我耶！」芸出令曰：「祇許動口，不許動手，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，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。擁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爲也。」時四髻所簪茉莉爲酒氣所蒸，維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嘔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芸呼曰：「違令罰兩大觥。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捶耶？」芸曰：「彼之所謂小人，蓋有故也。請乾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盡兩觥。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。當再罰。」又乾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卽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，不覺酩酊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，越數日，魯夫人誤有所聞，私告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壻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卽我也。」因以偕遊始末詳告之。魯大笑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，余自粵東歸，有同伴攜妾回者，曰徐秀峯，余之表妹壻也。豔稱新人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峯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峯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從此癡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浙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，有詠柳絮四律，沸傳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江張閑愁素賞冷香，攜柳絮詩索和。芸徵其人而置之。余技癢而和其韻，中有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遊虎邱。閑愁忽至，曰：「余亦有虎邱之遊。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

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。拉余至冷香寓，見冷香已半老，有女名愁園，瓜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。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，有妹文園尚雛。余此時初無癡想，且念一盃之敘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箇中，私心志志強爲酬答。因私謂愁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」愁笑曰：「非也。今日有友人邀愁園答我，席主爲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至半塘，兩舟相遇，令愁園過舟叩見吾母。芸愁相見，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，備覽名勝。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並舟而泊。及解纜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愁陪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至都亭橋，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。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。頃已約愁園，明日過我，當爲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金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？况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！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明午愁果至。芸慇懃款接，筵中以猜謎贏吟輪飲爲令，終席無一羅致語。及愁園歸，芸曰：「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，子宜備牲牢以待。」笑指臂上翡翠釧曰：「若見此釧屬於愁，事必諧矣。頃已吐意，未深結其心也。」余姑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愁竟冒雨至，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見余有羞色，蓋翡翠釧已在愁臂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飲。適愁有石湖之遊，卽別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「麗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」余詢其詳。芸曰：「向之秘言，恐愁意另有所屬也。頃探之無他，語之曰：「妹知今日之意否？」愁曰：「蒙夫人擡舉，眞蓬蒿倚玉樹也。但吾母望我奢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緩圖之。」脫釧上臂時，又語之曰：「玉取其堅，且有團圓不斷之意，妹試籠之以爲先兆。」愁曰：「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。」卽此觀之，愁心已得，所難者必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」余笑曰：「卿將效笠翁之「憐香伴」耶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自此無日不談愁園矣。後愁爲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

卷二 閑情記趣

余憶童稚時，能張目對日，明察秋毫，見藐小微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，故時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羣鶴舞空。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，果然鶴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爲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於土牆凹凸處，花臺小草叢雜處，常蹲其身，使與臺齊，定神細視，以叢草爲林，以蟲蟻爲獸，以土礫凸者爲邱，凹者爲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一日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正濃，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癩蝦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。余年幼方出神，不覺呀然驚恐。神定，提蝦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年長思之，二蟲之鬥，蓋圖姦不從也。古語云：「姦近殺。」蟲亦然耶？貪此生涯，卵爲蚯蚓所哈（吳俗吐陽曰卵），腫不能便，捉鴨開口哈之，婢媼偶釋手，鴨顛其頸作吞噎狀，驚而大哭，傳爲話柄。此皆幼時閑情也。

及長，愛花成癖，喜剪盆樹。識張蘭坡，始精剪枝養節之法，繼悟接花疊石之法。花以蘭爲最，取其幽香韻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。蘭坡臨終時，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，皆肩平心闊，莖細瓣淨，可以入譜者。余珍如拱璧。值余幕游於外，得芸親爲灌溉，花葉頗茂。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。起根視之，皆白如玉，且蘭芽勃然，初不可解，以爲無福消受，浩歎而已。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滾湯灌殺也。後此誓不植蘭。次取杜鵑，雖無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剪裁，以芸惜枝憐葉，不忍暢剪，故難成樹。其他盆玩皆然。惟每年籬東菊綻，秋興成癖，喜摘插瓶，不愛盆玩。非盆玩不足觀，以家無園圃，不能自植，貨于市者，俱叢雜無致，故不取耳。其插花朵數宜單，不宜雙。每瓶取一種，不取二色。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，闊大者舒展，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，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，以不散漫，不擠軋，不靠瓶口爲妙。所謂「一把宜緊」也。或亭亭玉立，或飛舞橫斜，花取參差，間以花蕊，以免飛鉞要盤之物。葉取不亂，梗取不強，用針宜藏，針長甯斷之，毋令針針露梗。所謂「瓶口宜清」也。視桌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，多則眉目不分，卽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几之高低，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，必須參差高下。

互相照應，以氣勢聯絡爲上。若中高兩低，後高前低，成排對列，又犯俗所謂「錦灰堆」矣。或密或疎，或進或出，全在會心者得盡意乃可。若盆碗盤洗，用漂青松香榆皮麵和油，先熬以稻灰收成膠，以銅片按釘向上，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。俟冷，將花用鐵絲紮把，插於釘上，宜斜偏取勢，不可居中，更宜枝疎葉清，不可擁擠。然後加水，用碗沙少許掩銅片，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。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，（不能色色自覓，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）必先執在手中，橫斜以觀其勢，反側以取其態，相定之後，剪去雜枝，以疎瘦古怪爲佳。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成曲，插入瓶口，方免背葉側花之患。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，勢必枝亂梗強，花側葉背，既難取態，更無韻致矣。折梗打曲之法，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，則直者曲矣。如患梗倒，敲一二釘以筴之，卽桐葉竹枝，亂草荆棘，均堪入選。或綠竹一竿，配以枸杞數粒，幾莖細草，伴以荆棘兩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勢，聽其葉側，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。如樹樹直栽，卽難取勢矣。至剪裁盆樹，先取根露雞爪者，左右剪成三節，然後起枝。一枝一節，七枝到頂，或九枝到頂。枝忌對節，如肩臂，節忌臃腫如鶴膝。須盤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。又不可前後直出。有名雙起三起者，一根而起兩三樹也。如根無爪形，便成插樹，故不取。然一樹剪成，至少得三四十餘年。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，一生剪成數樹，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。餘未見其可也。若留枝盤如寶塔，紮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氣矣。點綴盆中花石，小景可以入畫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甌清茗，神能趨入其中，方可供幽齋之玩。種水仙無靈壁石，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黃芽菜心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枝，用沙土植長方盆內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頗有意思。以此類推，幽趣無窮，難以枚舉。如石菖蒲結子，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，置陰濕地，能長細菖蒲，隨意移養盆碗中，茸茸可愛。以老蓮子磨薄兩頭，入蛋壳使雛翼之，俟雛成取出，用久年燕巢泥加天

門多十分之二，搗爛拌勻，植於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曬以朝陽，花發大如酒盃，葉縮如碗口，亭亭可愛。

若夫園亭樓閣，套室迴廊，疊石成山，栽花取勢，又在大中見小，小中見大，虛中有實，實中有虛，或藏或露，或淺或深，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，又不在地廣石多，徒煩工費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間以塊石，雜以花草，籬用梅編，牆以藤引，則無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見小者，散漫處植易長之竹，編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見大者，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，飾以綠色，引以籐蔓，嵌大石，鑿字作碑記形。推窗如臨石壁，便覺峻峭無窮。虛中有實者，或山窮水盡處，一折而豁然開朗，或軒閣設廚處，一開而可通別院。實中見虛者，開門於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實無也。設矮欄于牆頭，如有月臺，而實虛也。貧士屋少人多，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，再加轉移其間。臺級爲牀，前後借溪可作三榻，間以板而裱以紙，則前後上下皆越絕。譬之如行長路，即不覺其窄矣。余夫婦喬寓揚州時，曾仿此法，屋僅兩椽，上下臥房，廚灶客座皆越絕，而綽然有餘。芸曾笑曰：『位置雖精，終非富貴家氣象也。』是誠然歟！

余掃墓山中，檢有巒紋可觀之石，歸與芸商曰：『用油灰疊宣州石于白石盆，取色勻也。本山黃石雖古樸，亦用油灰，則黃白相間，鑿痕畢露，將奈何？』芸曰：『擇石之頑劣者，搗末於裂痕處，乘濕糝之，乾或色同也。』乃如其言，用宜興窰長方盆疊起一峯，偏於左而凸於右，背作橫方紋，如雲林石法，巉巖凹凸，若臨江石磯狀。虛一角，用河泥種千瓣白萍。石上植菖蘿，俗呼雲松。經營數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菖蘿蔓延滿山，如藤蘿之懸石壁，花開正紅色。白萍亦透水大放，紅白相間，神遊其中，如登蓬島。置之簷下，與芸品題。此處宜設水閣，此處宜立茅亭，此處宜鑿六字曰「落花流水之間」，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釣，此可以跳。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。一夕，貓奴爭食自簷而墮，連盆與架頃刻碎之。余歎曰：『即此小經營，尙于造物忌耶！』兩人不禁淚落。

靜室焚香，閑中雅趣。芸嘗以沉速等香，於飯鑊蒸透，在鑊上設一銅絲架，離火半寸許，徐徐烘之，其香幽韻而

無煙。佛手忌醉鼻，嗅，嗅則易爛。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。惟香圓無忌。佛手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筆宣。每有人將供妥者，隨手取嗅，隨手置之，即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閑居，案頭瓶花不絕。芸曰：『子之插花，能備風晴雨露，可謂精妙入神；而畫中有草蟲一法，盍仿而效之。』余曰：『蟲躑躅不受制，焉能仿效？』芸曰：『有一法，恐作俑罪過耳。』余曰：『試言之。』曰：『蟲死，色不變。覓螳螂、蟬蝶之屬，以針刺死，用細絲扣蟲項，繫花草間，整其足，或抱梗，或踏葉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』余喜，如其法行之。見者無不稱絕。求之閨中，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。

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，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。鄉居院曠，夏日逼人。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，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，約長四五寸，作矮條櫺式，虛其中，橫四擋，寬一尺許，四角鑿圓眼，插竹編方眼。屏約高六七尺，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，盤延屏上，兩人可移動。多編數屏，隨意遮攔，恍如綠陰滿牕，透風蔽日，紆迴曲折，隨時可更，故曰活花屏。有此一法，即一切藤本香草，隨地可用。此真鄉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魯半舫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寫松柏或梅菊，工隸書，兼工鐵筆。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，一年有半。樓共五椽，東向。余居其三。晦明風雨，可以遠眺。庭中木犀一株，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廂，地極幽靜。移居時，有一僕一嫗，并挈其小女來。僕能成衣，嫗能紡績，於是芸繡，嫗績，僕則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愛客，小酌必行令。芸善不費之烹庖，瓜蔬魚蝦一經芸手，便有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貧，每出杖頭錢，作竟日敝。余又好潔，地無纖塵，且無拘束，又不放縱。時有楊補凡、名昌緒，善人物寫真，袁少迂、名沛，工山水，王星瀾、名巖，工花卉，翎毛、愛蕭爽樓幽雅，皆攜畫具來，余則從之學畫。寫草篆，鑄圖章，加以潤筆，交芸備茶酒供客。終日品詩論畫而已。更有夏淡安、揖山、兩昆季，并繆山、音知白、兩昆季，及蔣韻香、陸橘香、周嘯霞、小郭、愚華、杏帆、張閑、酣諸君子，如梁上之燕，自去自來。芸則拔釵沽酒，不動聲

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輕過。今則天各一方，風流雲散，兼之碎玉香埋，不堪回首矣！

蕭爽樓有四忌：談官宦陞遷，公廨時事，入股時文，看牌擲色，有犯必罰酒五斤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，風流蘊藉，落拓不羈，澄靜緘默。長夏無事，考對爲會。每會八人，每人各攜青蚨二百，先拈鬮，得第一者爲主考，關防別座；第二者爲謄錄，亦就座；餘作舉子，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，蓋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爲限，行立構思，不准交頭耳語。對就後投入一匣，方許就座。各人交卷畢，謄錄啓匣，併錄一冊，轉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，五言三聯。六聯中取第一卽者爲後任主考，第二者爲謄錄。每人有兩聯不取者，罰錢二十文，取一聯者免罰十文，過限者倍罰。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，一日可十場，積錢千文，酒資大暢矣。惟芸議爲官卷，准坐而構思。

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，神情確肖。是夜月色頗佳，蘭影上粉牆，別有幽致。星瀾醉後興發，曰：「補凡能爲君寫真，我能花爲圖影。」余笑曰：「花影能如人影否？」星瀾取素紙鋪於牆，卽就蘭影，用墨濃淡圖之。日間取視，雖不成畫，而花葉蕭疎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寶之，各有題詠。

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，菜花黃時，苦無酒家小飲，攜盒而往，對花冷飲，殊無意味。或議就近覓飲者，或議看花歸飲者，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。衆議未定。芸笑曰：「明日但各出杖頭錢，我自擔爐火來。」衆笑曰：「諾。」衆去，余問曰：「卿果自往乎？」芸曰：「非也。妾見市中賣餛飩者，其擔鍋灶無不備，盍雇之而往。妾先烹調端整，到彼處再一下鍋，酒茶兩便。」余曰：「酒菜固便矣，茶烹具。」芸曰：「攜一砂罐去，以鐵叉串罐柄，去其鍋，懸於行灶中，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」余鼓掌稱善。街頭有鮑姓者，賣餛飩爲業，以百錢雇其擔，約以明日午後。鮑欣然允議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衆咸嘆服。飯後同往，并帶席墊，至南園，擇柳陰下團坐。先烹茗飲畢，然後煖酒烹肴。是時風和日麗，遍地黃金，青衫紅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亂飛，令人不飲自醉。旣而酒肴俱熟，坐地大嚼。擔者頗不